



地方记忆

明代宋濂之墓在成都哪里？

◎雷位卫(作家)

1904年,日本入山川早水从水路来到成都,沿途摄影,记录下四川当时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回国后,出版了一本书叫《巴蜀》。书中“宋濂墓”一节记载:“据闻宋濂墓在城东五里净居寺庙内。其近旁有潜溪书院之处”。这“据闻”二字就牵出一个问题,宋濂墓现在在哪里,还能找到吗?这一问题在前些年,曾引起过一些学者和宋氏后人的关注,但在成都却没有太大的反响。其关键,就在于大家对宋濂了解不多。

据《潜溪录》中的记载,从明初至民国初年,对于宋濂的政府正式纪念活动就多达近30次!这足见宋濂的能量。宋濂,字景濂,出生于浙江金华潜溪(今金东区傅村镇),后举家迁居浦江青萝山。宋濂勤奋好学,著作甚丰,系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后人将其诗文合集成《宋学士全集》75卷。文章不仅风行国内,当时在高丽、安南、日本等国亦广为流传。

洪武十九年(1386),宋濂因长孙宋慎牵涉到胡惟庸案,而被全家贬谪到四川茂州,可是中途宋濂却病逝于夔州。后来,朱元璋的第十一子朱椿被封为蜀献王,他感念宋濂开国有功,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将宋濂墓从夔州迁葬到华阳安养乡,成化二十二年(1486),蜀惠王朱申苗又将其墓迁到成都的净居寺侧。

据《华阳县志》记载,宋濂墓所在的净居寺在“城东城外五里”。《益部谈资》称“仙官佛院,成都颇盛。半创自蜀藩献王时。(净居寺)……殿宇廊庑,华丽高敞。”这说明,净居寺在过去是很有名的,其规模可以和昭觉寺、金像寺、净因寺、青羊宫相媲美。据记载,当时的宋濂墓和祠,以及方孝孺的祠,都在净居寺的西侧,尤其是王士禛的《秦蜀驿程记》就这样写道:“过新桥至净居寺,气象疏豁……西出为文殊殿,即宋、方二公祠,有宋文宪公像。殿后文

宪墓,高如连阜,其上修竹万竿,扶疏栉比,无一枝横斜附丽,想见先生清风高节而终不免于文种、南阳之叹,为可悲也。”从这点可以看出,要到城东五里的净居寺,需要经过一座新桥。

那么“城东五里”大致在什么地方呢?据《成都城坊古迹考》,清乾隆十二年(1747),华阳知县安洪德清理祠产,发现很多祠产被寺僧侵占,于是建立潜溪书院。道光年间,潜溪书院迁到梨花街。书院在民国时就陆续拆毁,但还剩墓碑一座。寺庙在民国时为学校(《成都通览》载为华阳县小学堂,注为:本潜溪祠),解放后为静居寺小学,成渝新公路通过书院旧址北侧,公路旁有新建商店,宛如一街,名曰静居寺街。

有部分资料称,净居寺后来改名叫报恩寺,旁边有小桥,称宋公桥。桥头有不少慈善人家施茶、施稀饭,故人们又称之为茗粥街。称如今的宋公桥街的位置,就是净居寺的所在,宋濂墓也就在这里。可是,在地图上的一看,宋公桥街在望江楼对面的成都空军医院附近,这里离原来的东城门却没有五里那么长。据“成都地名一览”,宋公桥街是“宋濂之墓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迁建于净居寺侧,在墓之南里许的砖头堰支流上建桥,名宋公桥,街因桥得名。”而且据民国三十三年(1944)的《成都郊外地图》,在宋公桥街旁边,就有一座化成寺,因此,这里出现另一座大庙是不太可能的。

在民国三十三年《成都郊外地图》上,我们还看到,净居寺的位置在与糍粑店平行的南面。目前在这个位置又是学校的,只有目前的龙舟路小学。而成龙路过去一直是改造前的成渝公路的一段,这一段也叫净居寺街,就位于龙舟路小学的大北侧。因此综合上述的因素,可以大胆推测,宋濂墓就在如今的龙舟路小学一带。

毕竟时隔久远,以上推断是否正确,还需要就教于大方之家。

晴窗漫笔

一老朋友发达了,邀我到他家做客。一进门,大客厅墙上了一幅书法作品就赫然入目——“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如我喜欢书画,便颇为自得地说是出重金请名家写的,要我给个评价。我淡淡地说好字好字,就岔开了话题。字是好字,那其他呢?不好说,但心中已然存疑了——从古到今是不是有完人姑且不论,即使有,俺们远非完人的凡人怎样“法”,“法”得了吗?不过,气倒是必须要养的,中医就很看重养气补血,养生都是从养气入手的,谓之曰:“气聚则形成,气散则形亡”。

然而,对今天的人们来说,生理范畴的养气除外,在精神层面该养什么气呢?正气志气浩然之气固然要养,但最该养的是人气,养足人气才是根本,人气是做人的底气。

人气的本意是指人体的气味或气息,引申义非常宽泛,但都不是今天常用的人气指数那个“人气”。人气指数是客观的,人气则是自身的气息。当下很多人,追逐人气指数(其实是名气和利益),忽略了自身人气的集聚和修炼,结果往往是人气指数上去了,人气却越来越淡薄。

老百姓一般不说人气,而说人味。早年我下乡务农,和农民总有隔膜。一乡村教师对我说,你身上的人味和人家不同,怎么能和睦相

文史小品

你想过隐居吗?

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各式各样隐居者的报道,更有甚者,还有写成书的。于是有人感慨,今日隐居者不复古人之高远。

倒也不见得,因为不是一回事。今人隐居的缘故,多半出于修道、修身养性,或者就是简单的求一方好水土,一腔好空气。而古人的隐居,至少从留传下来的典故看,和今人平常心的选择不尽相同,有些是为了避仕,有些是为了抗争,更有一些,是拿姿态。

曾有学者将古代隐士分门别类:完全归隐的,仕后而隐的,半仕半隐的,忽仕忽隐的,名隐实仕的,以隐求仕的,等等。

以隐求仕就是拿姿态,例如袁世凯,有张著名的照片,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摆足了隐居模样,其实是在安阳自家大宅,画外尚有姬妾九人,再加卫队两营,时刻批阅四面八方发来的电报,等待东山再起。

一个有点悖论的话题是,李白说“饮者留

养民间之真气

◎何永康(作家)

处?我问,农民的人味是啥?他说:太阳的味道。在经过几个月日晒雨淋的艰辛劳作之后,在我身上终于有了太阳的味道之后,我和农民的人味区别就不大了,心一旦与他们接近了就成了朋友。

人与人之间的气息可以交叉混杂也可以互相融汇,可以互补也可以互减,像武林高手之间的较量与救助。气味相投或相斥是人们惯常的体验:和襟怀坦白的人在一起会滋生阳气,和悲观的人在一起会产生晦气,和牢骚满腹的人在一起则难免散发戾气。

在一些偏远的乡村,中青年都到外面打工去了,人烟稀少。一些老房子,只要有人住,哪怕是老叟孩童,年头再久也不会倒,因为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对建筑有保护作用。而那些人去屋空的老房子,时间一长,再结实也会自己坍塌成断壁残垣。房子看起来是靠梁柱立起来的,其实是靠人的气息支撑的,人气养人也养物。

上世纪40年代,画家林风眠在重庆嘉陵江边的一座仓库里隐居七年。他自己买菜、生炉子、烧饭、洗衣、打扫卫生。屋里几乎没有啥陈设,仅有一张木桌上,既有菜刀、砧板、油瓶,也有纸笔墨砚,真是生活与艺术杂处,凡俗与雅致并存。有人大惑不解。林风眠说:“在北

密切来往的朋友为何突然消失了?

◎杨葵(作家)

其名”,可是自古到今,很多隐者亦留其名。既然隐居,为何退隐以后的事迹还流布坊间?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采薇而食,最终饿死了,还是没隐住,被人说出来。

刨除那些“以隐求仕”之类假隐之人,可能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所谓的大隐隐于世,这不奇怪,最受孔子赞赏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这是隐于世,自然都在别人眼皮子底下。

这样的人现世也不缺,我身边就有一位,住在普通居民楼内,照常下楼买菜锻炼,每天炊烟升起,但是完全过着隐者的生活。也有一二挚友探入其蜗居,领略过那只有一床一桌一椅几册经书的隐居世界。

另一种情况是,看似隐,其实非隐,只是观察角度的问题,是你错觉别人退隐了。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十几年密集相交的好友,突然就从生活中消失了,跟共同的朋友打探消息,都说隐居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人家一切照常,仍

京和杭州当了十几年校长,住洋房,乘私人轿车,身上一人气几乎耗光了。必须体验中国几万万人的生活,身上才有真正人味,作品才有生命活力。”林先生的作法,比起今天某些所谓的大师,舞文弄墨前必斥退左右,焚香净口,布置气场等故作神秘的做派,要朴素自然得多,人气充盈得多,其作品也就高妙得多。

人气来源于地气。我向来敬畏前面提到的“完人”,但却说不上有多喜欢,总觉得“神气”太重而人气欠缺。一般来讲,人气相对较弱的,但神气却是十足;人气充分一些的,人情味也更浓厚。

人气是先天的元气,丢了人气也就伤了元气。因此,在气养人的同时,人也要养气,这就是古人说的“养气自守”。

养什么气?我以为最该养的是真气,真气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物质。引申开来,就是养天真之气、本真之气、率真之气。一个人这样的“真气”多了,思想会单纯朴实,心境会开阔旷远,日子会有滋有味,就会有大气度大气量;一个社会这样的“真气”多了,必然会多一些正气与和气,被破坏了的风气也就会随之改观。

于是,我也想给那位朋友写一副对联——“养民间之真气,做得道之凡人”。

在万丈红尘,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

由此我曾经做过这样的反省:年轻时不太理解,原本密切来往的亲朋好友怎么就会突然消失、断了消息,总觉得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隐情。

如今渐渐明白,人的一生,种种缘份看似神秘,其实再平常不过,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四五十岁才摸索到人生正道的大有人在。

所谓突然消失,所谓隐居,不过是发现脚下正走着的路,虽然现成方便,轻车熟路,但会越走越窄;而另一条康庄大道已被发现,当然自去开拓进取了。走新路,自然就有新旅伴,自然冷落了旧同行。

说回“隐者留其名”的悖论,古往今来,真正的隐者,是那些没有留下片言只语即已烟消云散之人;更是那些身在陋巷、心灵隐居之人。

所谓“栖连岗,泛长流,霞友云朋”,如果只停留在身体层面,就是个旅游爱好者;只有在内心真正做到“莫逐有缘,勿住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则无论身在何处,都是隐居。

人文成都 诗歌

投稿邮箱:2515995171@qq.com

实力诗人

在秋天,敞开心扉的帆(组诗)

◎彭 颢

彭颢,生于乐山沙湾,现居四川眉山。自由职业,喜欢以诗歌守候,用阅读走路。有若干诗歌作品与读书随笔发表和获奖。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那走马射鸟的少年杜甫
不悲花落,不羨鸟飞
熬过动荡不安的江湖
熬过半壁江山的半只孤独

只剩一间可以移动星辰的茅屋
阅读越来越深入的黑暗
超过念诵经文的雨声
超过东流的河水一样远去的

向晚。向寒露。向落叶
的现实一样远去的秋风所破歌

素食时刻

语言的粮食无几,与舌尖上混乱的
花瓣平分没有谜底的秋色
与仰望的角度无关
我在豆角酸汤里放上几叶藿香

灶台上并置西红柿、调味品和桑叶水
记着一日三次擦拭皮肤的暗斑
我随手切出的水果拼盘
跳上魔毯,仍在挥舞灯火

比如点燃的某个童年
正在制作诱惑的红苕藤耳环

流水的信徒们

流水的信徒们,穿行彭祖的羊群
吸引每一颗完整的谷粒
虾虎鱼幼崽成群逆流而上
攀岩一方世外的桃源

狗尾巴花的钓饵,来自于诗歌
的络腮胡和自由的微光
大地漂游,任由天空的梭子
以处女、神明和重逢的方式纺织

我被赋予一根芦花的身體
在秋天,敞开心扉的帆

桂花的唱诗班

桂花的唱诗班如期而至,没有
落下任何一年的新约
能够触摸到诚实和虚伪的琴键
硬生生被打断了催情剂

在风的射程里,迷人的花香
拥有一堵墙的厚度
足够屏蔽分岔或决裂的道路
盲从的诗人们,前脚跟踩着后脚跟

在凌晨获得排版的诗
远不及夜间遗失,真正的词

超声检查报告

那些外界听不见的低回声团
僵化成一块拳头大小的鹅卵石
它的四周散布着血流的信号
一团又一团,像狂奔的火烧云

映出禁闭的海岸,席卷着途中的
风景,继续燃烧发光
被照亮的每个子宫是自己声音的囚徒
每一次呼吸都能嗅到狭隘的气息

那些一步步恶化,滞留的时光
危险的尺度,如此完整

陌路单程

一张共享卡,怀胎十月,来到
秋天的广场,换了副容颜
我是一只迷途的蝴蝶
此刻,正飞越厚厚的云层

消失了信筒,没有可投递的柔情
无人识别的剑子手深不可测
靠近的白鸽对此一无所知
又一只渺小的昆虫销声匿迹了

属于卸下面具,熟悉的陌路
两个来回,没有花朵庇护的单程

诗配画

芙蓉花开

◎许庭杨



木芙蓉 张大千作品

从秋天起,红的、白的、紫的
花朵,沿着我的目光
盛开,香气在天空飘成云朵
地上,拥挤缤纷的色彩

阳光从花朵上默默走过
脚步声,擦掉花朵上的尘埃
月色在花瓣上轻轻流泻
一滴露珠,就是一片大海

你从秋天开始为我盛开
一片花瓣,就是一贴膏药
贴在岁月的肌肤上
治疗情感创伤、生活的无奈

把花瓣用相思的烈火煎熬
让日子喝下去,人生的每一天
都会精彩,你从缤纷一个人
到锦绣一座城,都由绚丽安排

从秋天起,你沿着我的思绪
盛开,灵魂和骨血都是花瓣
赞美在目光里汹涌
温情在语言里澎湃

新诗方阵

晚餐

◎杨胜应

西红柿像一枚落地的大阳
只有鸡蛋才可以成为她的光辉
这是傍晚六点多钟,我打算
把两种事物组合在一起

立冬时节

◎胡巨勇

雁鸣的余音
走进农谚深处
寒风策划的政变
已尘埃落定
面对节气的示威
大地的表情冷酷而硬朗
溪湖把心事设为冷局
交出的面子工程凝结成岸
乡村温馨的版画里

诗歌地理

遇见明月村(组诗)

◎杨 艳

明月心

清风穿堂,阳光洒在一袭蓝上
摆渡时间之人,写意地侧身,秀发掩颈
民国的山水款款走来
唤醒沉睡的记忆
竹筒插花,油菜质朴的灿烂里
也染上一层釉色的妩媚
我喜欢倚墙而坐
朴拙的泥墙和古色古香的门框
将人间烟火气一下拉近,仿佛旧唱片
播出的老歌,让怀旧的心情
游荡在日子之外
心怀花香,看什么都是芬芳的
风情万端的蓝,落坐明月村
将一座小桥流水的苍茫与纯真定格
让你来了,遇见
就不忍离别——

明月染

一角屋檐,露出慢生活的沉稳
比天空还蓝的明月染
闲挂岁月一隅,要多安逸有多安逸
寻了这么久,终于在泥坯土墙里

找到最初的温暖
伏在老笨的松木桌上
细描一幅蓝的草木之心
沉下去,染出河山山川、日月星辰
万物在指尖流动
远远地,就闻到了阳光的味道
亲爱的你,来吧
手把手教你印染大海,手把手
在一匹亚麻布上,染出
明月的清凉——

明月窑

站在古窑前,泥砖堆砌的历史
点燃唐朝的烟火
递进送出的酒樽,醉了长安
醉了明月之心
割泥、揉泥、拉坯,旋转的轮盘
复活千年的记忆。花瓶、酒器、灯盏
擦亮农耕生活的花香,在明月窑
邂逅一场泥与火之吻
炽烈的热情,将不朽的秘密
烙印纹理。我只想,握紧你的手
将日子打磨成简单的容器
盛满诗意的时光

为一坡芙蓉伫立

◎王 建

把春天的和煦收起,夏的炙热
就来向我讨要。那时
平原上的一瓣荷香,肯定是
十里桃花的亲生妹妹

而今,这一坡芙蓉
就是一母所生的三妹儿了
或粉嫩或白净,这小小的人儿
都穿绿衣裳,佩以秋阳的乐器

背景无边,舞台高高在上
随便问一声:芙蓉妹妹的歌儿唱得好吗
大雁,首先于最远处鼓掌
芭茅咯咯地笑弯了腰,而湖水盈盈
用蓝色的心空记录下这一刻的曼妙
屏神凝气,当我抠出一枚形容词捧与她
天高云淡,一场花事正悄悄退场